

无尤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美国 萧逸 / 著 (全四册)

2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无忧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

美国 萧逸 / 著

C. J. SHIAO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②

1986 · 北京

朱翠、潘幼迪二人默默前进，谁也不多说一句话，各人肚子里都有满腹心事。

前面小路的蜿蜒，似乎又有了另一番转变，耳中却清晰的听见了一片淙淙流水之声。

等到二女转过了正面石峰，一道光华灿烂的银色瀑布已现眼前，然而就在这一霎，却有一行人影也同时出现眼前，这倒是出乎她们意料之外。

面现怒容的曹羽，一身蓝缎子长衣，居中而坐，身侧两旁雁翅般的排着两列大内卫士，剑拔弩张，分明一触即发之势。随着曹羽的手势，左右两排少说也在六十名以上的卫士倏地全数散开来，起势之快，加以落足处之层次顺序，显然俱经过一番事先安排，等到二女赫然发觉之时，显然已为对方俨然所设立的一个阵势包围其间。这一个突然的情势，就连一向缜密细心的潘幼迪也感意外，深悔一时莽撞而中了埋伏。

此时天近正午，一轮秋阳高居正中，所出光华四下均沾，映照着眼前高矮不等的这些大内卫士手上刀剑，映射出点点银光，妙在这些反射出来的光华，在甫一射出时，俱都集中在眼前二人身上，一上来真有点令人眼花缭乱。

朱潘二女都非泛泛之辈，虽然上来还未能看出对方是哪一类的阵势，但是由于她们俱都精通这一类的微妙关窍，还不至

于一上来就被对方唬住。

当时一看情形不对，两个人不待彼此招呼，一左一右倏地分纵开来。朱翠落足在一堵凸出的山石之巅，潘幼迪却紧紧倚偎在一株巨松正前。

然而对方所排列出来的阵势，显然是曹羽事先经过缜密研究的杰作，具有无比威力，二女身子方一落下，立觉两股劲风扑面袭来，其势虽非极为强烈，却也另有柔韧慑人之感。二人心里有数，立刻知道眼前阵势之人非寻常。

身边霍地响起曹羽阴森的冷笑，人影乍闪，那个身任大内厂的提督大人已飘身迎前。看起来，他似乎近在咫尺之间，然而只要稍具阵学知识的人都能立刻知道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微妙的阵势，常常是虚实莫测，当你认为是最实在的时候，常常是虚幻的，反之却又是实在的。是以眼前的曹羽虽然现身咫尺之间，却不能因此判断他真的就在眼前。

“朱公主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”曹羽阴森地笑着：“本座对你已是一再优容，你无论如何是逃不开我的手心的，何苦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时可就不漂亮了！”

朱翠冷笑道：“姓曹的你少作梦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让你称心如意，哼！你就等着瞧吧！”

曹羽狞笑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你尝尝本座‘千面搜杀阵势’的厉害，还有你！”眼光一扫，狠狠逼向潘幼迪：“你又是什人？胆敢袒护钦命要犯！报上你的名来！”

潘幼迪不动声色的道：“曹大人大概年岁大了，还是现在官作大了，对于过去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，如果不是我记错的话，我们好象以前见过！”

“哼！”曹羽睁动着两只眼，细细的看了看对方，摇摇头：“我们以前没有见过！”

“你再想想看，”潘幼迪道：“七年前的中秋前后，曹大人你有没有去过西普陀山拜访过一位佛门修士？”

曹羽先是神色一凝，继而面色大变，接着一声冷笑道：“你说的可是西普陀‘观涛阁’的阁主雷女士？”

“曹大人总算记起来了！”潘幼迪用着轻松的口气道：“七年前中秋夜阴雨无月，普陀山道泥泞遍地，难得曹大人为了一件私人小事，竟然降尊纡贵三上普陀去拜访一位退隐红尘的佛门修士……”

曹羽不等她说完，神色一凝道：“观涛阁主乃是一代武林名宿，为本座敬重之人，这件事又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那件事自然是与我无关，只是说到了观涛阁主雷音女士这个人，却是与我有关。”

曹羽显然吃了一惊：“雷阁主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她是我授业的恩师！”

“啊……”曹羽脸色突变。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，眼看着他的脸色起了无数次变化，最后定型在无比尴尬之境：“这么说，姑娘你就是以一口‘玉翎宝刀’称绝武林的‘燕子飞’潘幼迪潘侠女了？”

潘幼迪一笑道：“曹大人过奖了，那一夜我正在师门侍候家师，正巧足下上门，如果足下不见忘，也许还记得有一位白衣姑娘在足下第三次上门时，为你启开阁门，并引导你直入观涛阁会晤阁主。”

“不错！”曹羽点点头道：“是有这件事。”

“那位白衣姑娘就是我。”潘幼迪冷冷的道：“只是那时曹大人显然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人罢了！”

曹羽冷笑了一声，神色更见尴尬的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失敬失敬，姑娘原来就是出身观涛阁的潘侠女，确是失敬了！令师一

代武林名宿，更是本座敬重之人。”说到这里微微一顿，神色沉着道：“姑娘这么一说，足证本座与观涛阁曾有宿缘，看在这一点，本座不得不提醒姑娘一声，眼前这件事，姑娘你却是万万插手不得，要不然后果可是不堪设想，不要说姑娘担待不起，只怕令师观涛阁主也难以担待，姑娘你是聪明人，现在抽身还来得及，姑娘要是有退身之意，本座可以亲自护送你平安出阵，怎么样？我这就等你一句话了！”

潘幼迪点头道：“曹大人总算还不曾忘记当年敝门援手之情，既是这样，眼前我倒也要向阁下讨上一个情面了！”

曹羽冷笑了一声，似已猜知她要说什么。

潘幼迪指了一旁的朱翠道：“我要代她向阁下讨份人情，不知曹大人可肯与以通融？”

曹羽脸色微微一沉，摇摇头道：“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有关叛王以及其家属事，曹某人万难容私，潘姑娘为自身与贵师门着想，这件事还是及早抽身的好！”

潘幼迪冷笑了一声，摇头道：“武林中道义为重，曹大人虽是宦门中人，却也与武林多少有些关系，难道为了本身尊贵，竟不惜作出丧尽天良之事么？”

曹羽面色一沉道：“姑娘说够了没有？这件事你当真要管么？”

潘幼迪一笑道：“我已经管了！”

曹羽紧紧咬了一下牙，嘿嘿笑道：“好个倔强的丫头，本座无非看在当年与令师一点渊源份儿上，对你已是再三开导，偏偏你这个丫头竟是这般不知进退，难道本座还怕了你这个丫头不成！哼！既然如此，就连你一并拿下，然后再到西普陀去找你那个老鬼师父兴师问罪，看看她又有什么话说！”

潘幼迪其实何尝不知方才一番话纯属多余，无奈碍于早先与官一刀对杀时，为官氏刀气所伤，一路行走，虽已化开了不

少，却仍有未通之处，一旦动起手来便有所碍难，是以借说话之便，暗中伺机频频运气调息，又自畅通了不少。

双方既已撕破了脸，便只有放手一搏了。

曹羽话声一落，霍地右手袍袖向外一挥，怒叱一声：“上！”

四下里各人齐声合应，人影交错互窜之间，此一“千面搜杀阵势”便即展开。只见人影交错间，数片兵刃寒光，已分向二女站立之处拥来。

朱翠在潘幼迪与曹羽对答之间，先已运用智慧默默察看了对方阵势一番，只觉得对方这个阵势，确实离奇古怪，阵内各人每一个都象处身于虚无飘渺之间，再察八方气势，虽不脱八卦奇门，却另有一番安排，就阵势排列论，这个千面搜杀阵势，诚然说得上是高明了。

虽然这样，却依然被朱翠看出了一些微妙诀窍，认定了曹羽立身之处是一个可以左右全阵的枢纽所在，于是她便排除万难，攻向这个认定的出口。

眼前一片耀目刀光霍地直向着她两侧劈来，刀风飒然，刀光刺目。朱翠虽然知道阵势内之一切，皆是虚虚实实，可是就眼前情形却不敢妄断是虚，心中一惊，斩马长刀一抡，刀柄刀身同时向左右磕出，叮当两声脆响，已把来犯的两人逼退。果然被逼退的两条人影，就地一滚，便即隐身暗处。

然而紧接着一缕尖锐的金刀劈风之声起自脑后，一口雪花长刀随着一名红衣矮汉的落身之势，连人带刀直向朱翠背后攻到。

朱翠心里一凛，直觉的认定这一人一刀也是真的，随即反身现刀，这一刀刀锋下压，嗖的一声，反斩对方下盘。

这人吃惊之下，吞刀滚身，“唰啦！”一下隐身一旁，朱翠点足就追，猛可里另有两口长刀直向她两胁疾刺过来，来势之

猛，有如电光石火。

朱翠吓得忙即止步，犹豫俄顷之间，那双刀已自砍在了身上，只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，待到惊魂甫定之下，才忽然觉得对方双刀中身，并无丝毫痛楚感觉，一惊之下，这才恍然悟出，敢情这一双刀影纯系幻觉，完全利用阳光折射刀光，间以恫惚来去的人影所虚构而成，妙在给人以无比真实之感。

这番离奇虚幻只把朱翠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先时的一些轻视之心，荡然无存。当下，她清叱一声，霍地腾身跃出，表面上看来象是冲天直起，其实心里却留了仔细。

只见她身子方起即缩，目的却在于诱敌，果然她的起身之势诱发了进袭的阵势，四面刀光当头直落，然而在这当口，朱翠却快速的缩下身子，这一伸一缩间，即为她看出了虚实。把握住此一瞬良机，只见她连着两个快速起纵，已扑出了两丈开外。

面前人影一闪，一条快速人影颀然来到眼前。朱翠急切间挥刀就砍，却被对方刀势架住，当啷！火星直冒。“是我。”敢情面前人竟是潘幼迪。

朱翠喜道：“原来是你，这个阵势我已看出了一些关窍。”

潘幼迪轻嘘一声道：“小声！”她一面说时，身子向前一探，右手玉翎刀“嘶”的挥出了一大片刀光，随着她落下的刀光，一个人倏地腾身而起，虽是起势至快，却依然迷不过潘幼迪鬼神不测的一刀。

一片血光闪过，潘幼迪的這一刀敢情已得了手，一只血淋淋的手腕自对方肢体上断落。那人鼻子里发出了惨厉的闷哼，一个踉跄摔落，立刻就为两侧快出的同伴搀了下去。

朱翠却在一霎看出了窍门，一拉潘幼迪道：“快！”二女快速的向前抢进了几步。

站定之后，潘幼迪才忽然明白过来道：“原来你已经看出来

了？我们只要稳扎稳打，步步前进，看他们又能如何！”话声才止，一股力道万钧的巨大风力，蓦地当头直压了下来。

二女赶忙向旁一闪，窥见了一块斗大的巨石，自空中泰山压顶般的直落下来。

朱翠身躯微侧，掌中斩马刀用了一个巧力“啪！”一声，将这块巨石拨向一旁，紧接着—连又是两块巨石自空飞坠而下，分向二女身上砸过来。

朱翠心恐潘幼迪体力未愈，难当巨力，当下迈进一步，运用内力贯注刀身，左右分扬，“叮当！”两声，分别将来犯的一双巨石拨开左右，由于是实架实接，却也觉得一双膀臂被震得连根生痛，自忖着再来这么一次万万吃受不起。

一念未完，即听得身后的潘幼迪一声低叱：“小心！”同时，一掌直向朱翠背后击去。

朱翠心中一惊，脚下用力向前一蹬，只觉得潘幼迪所出掌力极为充沛，如非自己顺势前纵，保不住也许就会伤在她的掌力之下。由于她完全在无防之下受了潘幼迪的一掌，虽是身子纵出，亦感难卸全力，由不住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不待她身子站好，“碰碰！”一连几声大响，少说也有十余方巨石齐向方才她落身之处坠落，其势自如山崩地陷，石块互击，火花四现，碎石飞溅，端的是惊心动魄。

潘幼迪旁观者清，及时出手，救了朱翠一命，自己也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腾身掠开。

她身子方自掠出，眼前人影一闪，现出了曹羽的身形，只见他满脸怒容的瞪着潘幼迪：“本座已经一再对你优容，好言开释，你却执意要与我为敌，既然这样，就怪不得我对你手下无情了！”说罢脚下一顿，两只大袖霍地向中间一收，汇集成一股极为撼然的巨大力道，直向潘幼迪正面攻来。

潘幼迪经过一番调息运气之后，功力虽没有全部恢复，却也有了八成进展，眼前既然到了放手一搏地步，也就不必再有所顾忌。

须知西普陀“观涛阁”武功，乃属当今天下仅余的五门秘功之一，奇异精湛，绝非时下所谓的一些武林名门所能望其背项，况乎潘幼迪又是该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名弟子，功力自属惊人。

曹羽当然知道这一门武功的厉害，即使对于潘幼迪本人，他也并不陌生，然而总以为对方是个后生小辈，江湖传闻难免有过其实，基于此，使得他下意识对眼前这个“观涛阁”的传人，仍是疏于警戒。不要小瞧了他这双袖子一挥之力，实则贯注了本身内力之菁英，差不多的人绝难抵挡，在内功运施上来说，这种功力名叫“铁扫帚”，即使有所谓横练功力如“金钟罩”者，亦不易抵挡得住。

潘幼迪当然知道对方这一手的厉害，如其这样，她才更要硬接住，措手不及的给对方一个厉害。眼看着这股发自曹羽双袖的凌厉风力过境，潘幼迪身子蓦地侧转过来，强大的风力，几乎裂开了她身上的长衣，地面上的土屑纷飞，足足的被这股风力削下了一层。潘幼迪把握住这最艰难的一瞬，右手骈指如刀，啾然作响的劈出了一掌。这一掌看起来并无十分出奇之处，事实上却暗聚着观涛阁的一式绝招“金波蛇跃”。

曹羽的“铁扫帚”袖功，称得上势大力疾。

潘幼迪的纤纤一掌，却是细尖奇锐。

曹羽作梦也没想到，由于自己一时的自信，现身欺敌，竟差点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。

尖锐的响声方一入耳，曹羽已发觉不妙，忙自闪身，希冀快速踏入阵门，无奈潘幼迪的这一式“金波蛇跃”妙在逆风而

来，其尖锐所至，正是追循着对方力道而来，曹羽即使快速闪身，也嫌慢了一步，只觉右肋下一阵奇痛，连衣带肉已被划开半尺许长的一道大血口子。曹羽一声不吭的闪身入阵，却痛得脸上神色猝变，大股鲜血直由伤处涌了出来。

就算他再恃强好胜，当此重创之下，也不能不先顾自己要紧，怒哼一声，右手大袖挥处，按照着先时约定的口号，呼了一个“开”字，眼前这个“千面搜杀阵势”，迅速展开。

先是众侍卫齐声发出了怒吼，人影交错间，无数人影自空中掠身而下，刀光乍闪里，一排利刃直向着潘幼迪身上卷了过来。值此同时，另一方面的朱翠也遭遇到同样的压力，在大片喊杀声中，无数刀光有如一片骤雨，纷纷向着朱翠身攻到。

朱翠先时已多少摸清了一些眼前阵势的窍门，知道这个阵势之虚实莫测，实中有虚，虚中有实，确是不可掉以轻心，厉害的是即使你猜出它的虚多过实，却也不能不全力以赴，这样一来，在动手过招上来说，便浪费消耗了许多体力。她施展全力，挥出了掌中这口斩马长刀，刀风过处嘎然作响，竟然是落了个空。一惊之下，朱翠不由打了个寒颤，这才知道对方阵势之厉害，一招挥空下已使她门户大开，露了破绽，猛可里一股极高尖锐的风力直由身后刺到，朱翠正悔招式难收，却已闪身不及，当下施展出“错骨收肌”的身法硬硬的把身子向里收进了数寸，算是闪开了后心要害。

饶是这样，对方那口冷森森的剑锋，兀自划破了她的左肋中衣，在她细若凝脂的腹侧，留下一道血槽。

朱翠一声清叱，旋身横臂，硬生生把身子转了过来，算是在千钧一发之间，解开了对方这一刀的致命危机，目光瞄处，却见一名蓝衣高冠的金星卫士手持长剑，正待撤身后退。

伤体之恨，使朱翠把对方恨之入骨，眼前无论如何也是容

他不得，随着转身同时，手上的斩马长刀已风驰电掣的挥了出去。“噗！”一声大响，这一刀算是实实在在的砍在了眼前这名金星卫士的正面前胸，一蓬血光随着她落下的刀锋怒喷而出，眼前的蓝衣卫士怒目凸睛的直直倒了下去。

朱翠身子向左错了一步，探手向腰间一摸，湿濡濡的满手是血，尽管是皮肉之伤，却也是痛楚难当，一时花容失色，脚下打了一个踉跄。

面前人影一闪，潘幼迪实地现身眼前。然而，立刻呼啸而来了大股刀风，刀光剑影里两名蓝衣卫士急急切身而前，迫使得潘幼迪原待欺身而近的身子，不得不迅速的又自闪开。

乍然现身的两名蓝衣卫士，人手一口紫金刀，利用阳光的辐射，以及特殊的地形，微妙的阵法，在二女的感觉里，一霎间变成了四个人。四个同样衣衫的人，同样的兵刃，却在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着朱翠递刀过来。

朱翠在紧迫的一瞬，先以特殊的定穴手法，点了伤处附近的穴道，止住了流血，以眼前情势论，就算她有一等一的罕世身手，也难在举手之间同时抗拒四面同时的来刀。

一惊之下，她也顾不得身上切肤之痛，两只脚用出了全身之力，猛然间拔身而起，跃起了七丈高下。

这一着本是无可奈何之下才兴起的逃走念头，却不知这么一来，却为她窥出了先机。就在她身子霍然拔起当空的一瞬，忽然间只觉得眼前一亮，仿佛另有气势，眼中所看见的一切，却与平地大有区别。先时自四方攻来的四个同样装束的蓝衣卫士，在空中看来，其实是一个人。

这人手持紫金大刀，高立在一块平伸高出的大石之上，另一只手上拿着一面具有许多菱形角度的银牌，正在不时运转着，显然是利用正午强烈阳光的折射原理，以诱敌以错觉。事实上

又何止他一人？在眼前方圆亩许大小这片地方，竟然高矮错综的站立着数十人，每人均都是一手持刀，一手持着特有的一面银牌，银牌式样形式不一，随着各人站立的不同地势，以及银牌的形状角度差异，泛射出来的光华也大有出入，这就难怪会使她们动辄感觉到千刀加身的威胁了。

朱翠如能在空中多停留一些时间，定然能多看出一些对方阵势的破绽，然而就此而论，已使她感觉到收益良多，对于敌人眼前阵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随着她快速的下身势子，猛然袭向那名持有紫金刀的蓝衣卫士。这一霎，对她的感触无异千变万化，在她身子由空中猝然降到一定高度之时，霍然间眼前所见之一切又如前状，只是朱翠有了先见之明，不再被对方玄妙所蛊，随着她飞星天坠的身躯，掌中长刀划出了一道长虹，直向着她所认定的地方挥落下去。

立在石头上的那名蓝衣卫士，万万想不到自己所站立的地方，竟会暴露在对方眼前，想是原来过于自信，猝然发觉到对方的刀势来到，已有些措手不及，急切间猛然扬起左手，用手上那面银色光牌直向对方刀上架去。“当！”一声大响，火星四溅，这一刀朱翠虽没有得手，却被震得一只手连根发麻。

这名卫士待要用另一只手上的刀去斩朱翠下来的身子，已慢了一步。

眼看朱翠神龙天降的身子，猝然向下一落，左手向外一托，已抓住了对方手上发光的银盘，右手刀已顺势削出，“喳！”一声，一只持牌的左手连根被削下来。

这名蓝衣卫士嘴里一声惨叫，身子扑通摔倒，接连几个打滚，翻向一旁，却见两名黄衣汉子陡地跃身而出，将他搀了起来，迅速退开。

朱翠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，一出手削下了对方膀臂，就势把那面多角银牌抢在了手上。最妙的是随着那名蓝衣卫士的跌落，她竟然顺理成章的站在了这块显然经过特殊移动布署的石块之上。

这一着，看似无奇，其实却给与了对方这个“千面搜杀阵势”极为严重的打击，朱翠的这一着胜利，不啻形同打入到对方阵势之内的一具木楔，顿时间使得对方局部阵法为之大乱。

原来这阵势，是由曹羽所特别甄选出来的四十九名大内卫士充为骨干。四十九名蓝衣卫士，各人都站立在一个特殊有利的地位，借助手上奇形银牌，配合着一定的节奏，作出一定角度的移动，彼此之间有极为微妙的连锁作用，无异是牵一发而动全局。

眼前朱翠猝然攻破了其中一环，便使得整个阵势立刻失灵，有了极大的改变。

正在阵内摸索的潘幼迪，忽然间便得到了启示，一声冷笑振身跃上一石，这石块上正有一名惊惶失措的卫士，眼见阵势之离奇变化而莫名其妙，潘幼迪的猝然攻入，更使他大为惊骇。

这名卫士一手拿着用以反射阳光的银牌，一手拿着一杆短短的三尖两刃刀，潘幼迪猝然来到，他便以手中短刀用力的直向对方脸上扎了过去，只是潘幼迪何等身手，岂能为他伤，刀光一闪，欠身、扬臂，两招汇成一式。这名卫士出刀不谓不快，却连对方身边也没挨着，即为潘幼迪锋利的刀锋划过了喉管，身子打了个转儿一头栽倒石下。

潘幼迪也同朱翠一样，看出了这阵势的关窍微妙，是以在右手出刀的同时，左手也已把对方紧紧抓持在手上的一面银牌抢了过来。

由于这个阵势在先后两个据点的猝然丧失之下，立刻显得

大为凌乱。

一声嘹亮的哨音响过之后，剩下的四十七名仍然站立在石块上的大内卫士各自忙着掉换位置，显然企图改变成另一种阵式来对二女进行包围。

朱翠由于较潘幼迪先一步登上石台，有较多的时间用以观察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观察之后，已大致对此一阵式进一步有所了解，这时在潘幼迪的忽然得手之后，对方阵式的一番凌乱里，立刻被她看出了关窍所在。当时尖叱一声道：“迪姐快！”嘴里说时，娇躯乍闪，快若电光石火般的已经闪身纵向另一石台之上。

站立在这个石台上的那名蓝衣卫士，本已面现慌张，乍然见状，手上的一口青钢长剑照着朱翠脸上就砍，朱翠身躯微侧，却用“幼鹰现翅”的巧妙手法左手抡处，手上的那面银牌侧面“崩”一下砍在了对方背上，这一下看似无奈，其实却劲猛力沉。蓝衣卫士嘴里“啊！”了一声，连话也没有说一句，顿时翻身栽下石台，当场昏迷了过去。

朱翠这才知道对方看来虚实莫测的阵势，一旦被人攻破一个缺口之后，所形诸的一切，竟是如此脆弱。一朝得手之后她身子毫不停留，紧接着再次纵起，落向另一石台之上。另一面的潘幼迪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扑向附近的石台上，施展她杰出的点穴手法，将一名蓝衣卫士点倒地上。

就这样，在二女连续快速的身法施展之下，竟为她们一连攻破了九处阵台，守阵的九名蓝衣卫士非死即伤，眼看着此一“千面搜杀阵势”即将为之瓦解。

忽然间，空中传过来一阵极为响亮的哨音，音阶一长三短。这一长三短哨音方自出口，下余的数十名蓝衣卫士立刻高应一声，随着手上的银牌向外翻处，汇集成一片奇亮刺目的光海，而

此刹那间，这为数可观的蓝衣卫士已纷纷翻身下石，动作完整一致，待到身子一经落地后，立刻隐身于高矮错综不一的石块间，顷刻消逝于无影无形之间。

二女这时已汇集一处。

方才一番离奇幻景，自从阵破后又完全消失，只见地上横三竖四的陈列着许多尸身。

朱翠用手斩马刀柱立在石上，四下观看了一阵，冷笑道：“曹老贼的伎俩也不过如此，我只当今天逃不出去了呢！”

潘幼迪将一口雪亮柔软的玉翎刀收回腰间，忽然看着朱翠吃惊道：“你受伤了！”说时她已快速移向朱翠身前，打量着她腰上的伤。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不要紧。”朱翠咬咬牙，恨恨的道：“不过是皮肉之伤，算不了什么？”

潘幼迪还想细看，朱翠却倔强不肯示弱的率当前行，潘幼迪看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，由后面跟上。

朱翠快速踏出了这片乱石地，走向瀑布前坐下来。

面前是一大滩清澈的泉水。

潘幼迪走过来，水面上清楚的倒映着两个人的影子，显示出来的形象，是那么的狼藉。

二人就着清澈的泉水把手上的血渍洗干净。

潘幼迪轻叹一口气道：“想不到曹羽用心居然如此险恶，在这个地方竟然布置了厉害的阵势，真差了一点着了他的道儿。”

朱翠看着她苦笑道：“实在说，都是我拖累了你，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？”

潘幼迪怔了一下，摇摇头道：“你用不着感激我，噢，我几乎都忘了！”

朱翠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潘幼迪看了她一眼，微有笑意的道：“刚才在竹林子旁边你说些什么？”

朱翠眨了一下眼睛，一时有些糊涂起来。

潘幼迪一笑道：“你不是说过要跟我结拜姐妹么，怎么，现在还有这个意思没有？”

朱翠这才展开笑颜道：“当然有。”

潘幼迪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瞋着她，微有感触的道：“当你听见我的名字之后，一定会联想到江湖上对我的种种传说，你也许知道，我是一个习惯于孤独而不大合群的人，连我自己也常常会感觉得到我太孤僻、骄傲，有时候冷酷得有点不近人情。”

朱翠听她说，心里充满了神秘，二人虽然相处了一日夜之久，到底有关她的一切，在朱翠心目里仍然还是一团谜，她渴望着能够对她多所了解。

潘幼迪把凌乱的头发重新整理，结成发辮，修长的躯体倚向身后巨石，让全身尽情的舒展开来，这一刻何曾象是刚刚经过凌厉的厮杀之后？现场的一切，包括二女在内，渲染着浪漫的诗情画意。

“对于你，原先我也只是仅听传说而已。”微微停了一下，潘幼迪才又接下去道：“……经过这两天对你的观察，我发觉你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，对不起，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对你原先的印象不好，而是习惯上，对于那些豪门巨户的千金小姐，我一直都心存轻视，当然，我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，也许这是自从认识你以后所得到的一个启示。”

朱翠尴尬的笑了笑，低头不语。

潘幼迪在结好的辮子上打了一个结，看着手上的面纱发了会儿愣，忽然把它连同身后的帽子一并抛向池水。

朱翠一惊道：“不要了？”